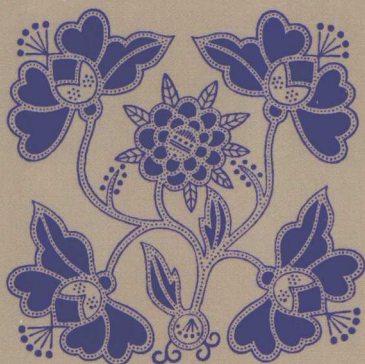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报告文学卷



2

中国作家协会 编

作家出版社

新中國成立的60周年
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

——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獲獎作品——

報告文學卷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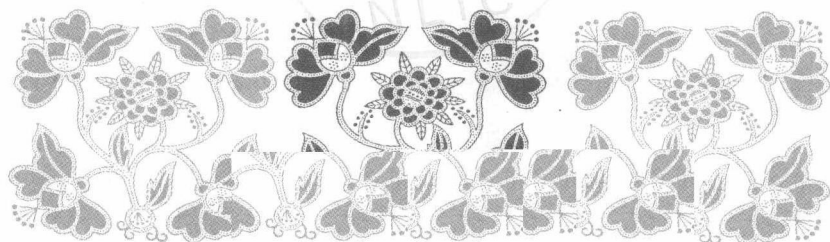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 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报告文学卷



2

中国作家协会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报告文学卷/中国作家协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63 - 5183 - 6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②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9 ②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6048 号

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报告文学卷(3 册)

编者: 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田晓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1250 千

印张: 95

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183 - 6

总定价: 110.00 元 (全三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汪洋中的安徽 / 回族 郭传火 / 著 / 539	
飞天之梦 / 满族 穆静 / 著 / 573	
祖国的翅膀 / 壮族 苏方学 / 著 / 595	
独龙江公路交响曲 / 彝族 张昆华 / 著 / 618	
飞天骄子——杨利伟 / 满族 周建新 / 著 / 660	
科尔沁沙地绿色启示录 / 蒙古族 郭雪波 / 著 / 690	
五指山上飘红云 / 京族 李英敏 / 著 / 700	
重访百色 / 壮族 韦一凡 岑隆业 / 著 / 714	
良心 / 蒙古族 布仁巴雅尔 / 著 特·达木林 / 译 / 726	
漓江画魂 / 壮族 林万里 / 著 / 740	
白头吟——写给一亿中国老人 / 土家族 田天 / 著 / 755	
克莱木巴依 / 维吾尔族 柯尤慕·图尔迪 / 著 郝关中 / 译 / 796	
草原女英雄 / 藏族 次仁朗公 / 著 藏族 达多 / 译 / 813	
她的心 / 壮族 韦明波 / 著 / 819	
足迹 / 达斡尔族 孟和博彦 / 著 / 828	
美的创造者之歌 / 朝鲜族 金昌南 黄祖安 / 著 / 840	
随中国女排西征日记 / 白族 段云星 / 著 / 849	
刘三姐与黄婉秋 / 壮族 何培嵩 / 著 / 863	
洪湖,你听我述说 / 土家族 任光明 / 著 / 903	

- 众多的学生记着她,这是最珍贵的 / 满族 赵正林 / 著 / 921
- 风雪交响曲 / 白族 李卫 / 著 / 935
- 隐形的栋梁 / 蒙古族 宝罗尔 / 著 蒙古族 照日格图 / 译 / 951
- 四胡之神 / 蒙古族 乌云 / 著 蒙古族 海风 / 译 / 966
- 腾飞吧,锡林郭勒 / 蒙古族 乌·斯日古楞 / 著
- 蒙古族 曼德尔娃 / 译 / 987





汪洋中的安徽

回族 郭传火/著

民以食为天。

可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早已陷入一片汪洋；灾难中的安徽，你将怎样踏上那条诺亚方舟？

——题记

是太阳22周峰年的凶兆？还是“厄尔尼诺”现象又在作祟？入夏以来，淮河上游暴雨连月，山洪像脱缰的野马，倾泻而下。

“七十二水归正阳”，淮河要满了，淮河要漫了……

安徽，每年都有大自然的灾难袭击它、围攻它、折磨它。如今，它又成为灾难深重的土地。

无论你是坐船，还是乘飞机，视野里的安徽早已是江淮无界，一片汪洋。

作为一名安徽籍作家，我日夜奔走在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满目尽是心灵无法承受的惨景——

天河倾翻了，地上的河流、水库、湖泊水位都涨过了人的头顶；

一座座村庄泡在水中，千年古镇沉没水底；

水上漂浮着麦糠垛，以及牛、猪、羊的尸体；



有的人淹死了……

河堤上、圩埂上聚集着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群，人们经受着饥渴、日晒雨淋，以及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

……………

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走着，我泪流满面。

安徽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产量居全国第6位，净调出贸易粮占全国第4位，棉花、油料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安徽是煤、电能源基地和工矿业原材料基地：原煤居华东首位、全国第12位，发电量居华东首位、全国第13位；安徽又是全国重要的交通要冲：京沪铁路贯穿南北，陇海铁路连接东西。可见，在华东以至全国，安徽是举足轻重的。

历史曾赋予安徽过多的苦难，也赋予了安徽人民以智慧、胆略和意志。当历史的长河流至1978年的时候，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紧紧抓住了命运转折的契机。凤阳再次名扬天下的既不是明代皇帝朱元璋，也不是四处乞讨的咚咚花鼓，而是农业大包干改变了一代中国农民的命运。

10年，弹指而过，安徽农村多少根讨饭棍被塞进了锅灶，千家万户仓廩丰实，一幢幢青砖瓦房拔地而起。

10年，城市步入现代化的行程，千百市场、万家企业充满活力，洋溢生机，跨入了20世纪末的小康蓝图，令5600万江淮儿女心驰神往。

正如一位淮北老农说：“我现在吃的、穿的、用的，比过去地主还要强得多！”

六安县单王乡乡长拍着胸脯保证：“不出一年，俺单王乡贫困的帽子，将永远扔进老汴河里。”

凤台县焦岗乡党委书记石万怀在心中暗暗盘算，再有两年，千万亩良田的焦岗湖将要变成富庶的人间乐园。

……………

10年，广东的腾飞，山东的崛起，江浙的稳步推进，上海浦东开发的壮举，无不刺激着好强的安徽人。由于各种历史渊源形成



的经济落后的省份——安徽的最高决策层发出了“抓住时机，开放皖江，呼应浦东，强化自身，带动全省”的战略号召。

1990年4月11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在珠海经济特区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吸引外商投资项目发布会，与来自美国、日本、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135位客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洽谈。

安徽，这只鲲鹏正在扇动翅膀，即将腾飞。然而，却被1991年夏季的滔滔洪水折断了翅膀。

今年的“黄梅”太邪乎。

从5月18日到7月12日，全省普降暴雨和大暴雨，除宿县地区少数县(市)外，全省72个县(市)，大部分降雨量在300毫米以上。其中，大别山区三天暴雨量高达800至1100毫米，三天雨量超过历史最高的雨量。淮河干流、滁河流域、巢湖及全省湖泊洼地，大小水库水位暴涨，并全部超过汛限制水位；天长县高邮湖洪水接近1954年溃堤的水位，长江全线超警戒水位。

苍天似乎有意要与安徽人作对，偏偏选择在一年中最为忙碌的夏收夏种时刻，眼巴巴就要到手的麦子淹了，割下的烂了，打下的霉了。秋季作物种了淹，淹了种，种了再淹，如此反复折磨，安徽人如何受得了啊！

截至7月12日统计，全省已水毁各类水利工程9.13万处、公路路基302公里、路面733公里、桥梁213座，停开省内外班车6708次，津浦、水蚌、淮南、皖赣铁路15处被水封锁，分别中断行车几十小时和10天之久。

全省38个县(市)城区进水。省会合肥市进水面积约5平方公里，水深0.5米至2米，寿县、金寨县城全部，巢湖市、六安市区大部分泡在水里。

5月18日至7月12日，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6450万亩，成灾面积4500万亩，绝收1200万亩，破万亩以上大圩40多个。全省夏粮减产43.5亿公斤，油料2.6亿公斤，受灾人口4400万人，特重灾民1000万人，受伤3948人，死亡340人，死亡大牲畜1.0776



万头，倒塌房屋 96.7 万间，损坏房屋 129.6 万间，严重的洪涝使安徽省直接经济损失 113.3 亿元。

纵观近 20 年世界部分地区 13 次重大水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安徽人的灾难相比。

面对安徽的灾情，国家民政部生产救灾司查灾专员史槐恩不禁流泪说：

“我查了 30 多年的灾，几乎跑遍了全国，从未见过安徽今年这样严重的灾情，灾民的生活这样惨的！”

难怪有人感慨：莫怪今年的河水又咸又腥，那是灾区人民的眼泪和血汗啊！

安徽，灾难深重的安徽，多少人在流泪、在哭泣。

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奔走，我的心在流泪，在流血……

第一章 炸坝分洪

闪电撕裂天幕，炸雷直落江滩。

天漏了。豪雨如注。

皖东、皖西、皖南、皖北直至皖中，洪水卷走了即将到手的一个沉甸甸的丰收年，泯灭了数不清的希冀和理想。

颍上县半岗区姜台村妇女主任张金荣率众护堤 4 天 4 夜，当她第 5 天凌晨回到家中，看到唯一养家糊口的麦垛随波漂走时，她发疯般地扑了过去。

站在高处的孩子看到妈妈正随麦垛漂去，一齐跳下水里，不顾一切地追赶上去：

“妈妈——妈妈——”

哭着，喊着，喊着，哭着，洪水已淹没了孩子的胸膛。

疲惫不堪的张金荣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泪流满面。

孩子——麦垛，她面临着痛苦的两难选择。当她不得不放弃麦垛，拉着孩子回到岸边时，她的嘴唇已咬出了鲜血。

凤台县白塘滩后嘴村，胡老汉家中 5 间房屋一夜之间在暴风雨



中全部倒塌，全家人只得栖身于露天之中。胡老汉亦瘫痪卧床不起，老伴搂着3个直喊饿的孙子日夜啼哭，一双眼肿成了烂桃样。

全椒县7万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数十人不幸罹难。在遇难者的遗体中，一位不知姓名的母亲，紧紧搂着不满周岁的儿子，火化时，人们试图将她母子分开，无论怎么用力，也无法掰开母亲的双手。

.....

在五河县、在阜南县、在寿县、在金寨县，在一切内涝严重的灾区，映入眼帘的都是一片残垣破壁，污泥浊水，令人窒息的空气。多少堤坝上，多少公路旁，草棚连着草棚，地灶连着地灶，栖身着数以千万计的苍生。他们吃的是霉变生芽的麦粒，喝的是污浊的河水，啼饥号暑，还经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

然而，倾盆大雨仍在一场接一场地横扫江淮大地，水位仍在一个劲上涨、上涨、上涨……

淮河上游很快形成了第一次洪峰。灾难，狞笑着仍在向安徽一步步逼近……

王家坝。在安徽省的分县地图上，是一个很难找到的小圆点。可是，在淮河防汛的地图上，它却是引人注目的红圆圈。

阜阳地区阜南县王家坝，是淮河上中游的分界处，也是河南和安徽两省交界处，又是淮河和洪河的会合处。淮河到了这里，好像躺倒了，变得更为平坦。水利测绘表明，王家坝以上淮河干流，比降为七千分之一，进入安徽，从王家坝至正阳关，比降竟降为六万分之一，也就是说6万米距离，水位落差才1米。而淮河下游吞吐淮水的洪泽湖湖底的高程，竟与安徽省蚌埠段淮河河底的高度一样，加上淮河干流河槽狭小，安徽便成了“洪水走廊”。

洪水总是要找出路的。解放前，它自由漫堤，灾难连年。解放后，国家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方针。为有计划地蓄泄洪水，使沿淮湖洼地区减少受灾的次数，国家在安徽沿淮湖洼地开设了18个行洪区和4个蓄洪区。所谓行洪区，就是在河滩上按规定标准筑堤，让它抵御小河水，当水区达到一定高度时，就破堤让它变成河



床走水。所谓蓄洪区，就是当洪水来得太快太猛时，把洪水暂时储起来的地方，等洪水下去后再放出来。阜南县的濠洼蓄洪区就是安徽省境内靠近河南省的第一个蓄洪区，可蓄水7亿立方米。

6月12日至14日，第一次洪峰眼睁睁地逼近。为防不测，安徽省防汛指挥部于14日16时发出关于濠洼紧急转移的通知，并决定15日8时开闸蓄洪。

14日夜。濠洼蓄洪区内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48615名濠洼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冒着瓢泼大雨，踩着泥泞，离开家园，开始了艰难的转移。

洪峰来得太快太猛，14日2时至22时，王家坝水位陡然涨到1.32米。

“时间到，开闸！”1991年6月15日8时，省、地、县各级领导汇集阜南县王家坝。

随着那13孔弧形闸门缓缓开启，顷刻间，洪水呼啸而下，争先恐后地扑向濠洼蓄洪区18万亩土地。这是建国以来，濠洼第11次蓄洪。

此刻，赶来开闸的曹集区区委书记郭西魁不由失声痛哭，泪珠从他那熬红的双眼夺眶而出。

叫他怎能不伤心呢？眼看十几万亩即将到手的庄稼全部付诸东流；眼看全区人民花费7年心血兴建的水利工程毁于一旦——那贯穿全区的濠洼河，那纵横交错的1000多条大中小沟，那与之配套的39座大小排灌站、3座节制闸和上千座桥涵……这些无一不是濠洼人勒紧裤腰带集资1000多万元，用7年时间建起来的啊！

据初步估计，这次蓄洪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1亿多元，粮食2900多万公斤。

流泪的何止郭西魁，还有无数的干部群众！然而，他们擦干眼泪后，望一眼用双手辛勤建立的家园，毅然地执行了命令。因为，他们都懂得“小局服从大局”、“弃小家保大家”的道理。

雨，仍在下；风，仍在刮；水，仍在涨。



洪水并没有因为王家坝开闸蓄洪变得温顺，反而变本加厉地向安徽扑过来……

6月14日夜11点。北京，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值班室的电话，急促地叫喊：

“我是淮委，阜阳王家坝水位已涨到28.91米。”

消息似把火，值班员一下子跳了起来，奔向地图。

如不分洪，上游河南省5座圩堤35万亩耕地和20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将遭到灭顶之灾！

如不分洪，咆哮的淮河将冲向蚌埠，冲向两淮煤矿，冲向京沪铁路！

时间刻不容缓。值班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

分洪！向安徽阜阳地区分洪！

别无选择。

可是，此刻分洪区的豪雨更为猛烈。

邱家湖与濠洼蓄洪区中间还有三个行洪区，因此颍上县委决定在上级没有下达行洪命令之前，一定全力护堤，死守家园。

半岗、地城两个区的壮劳力全部上了大堤。

淮河水急浪涌，顶着瓢泼大雨，原定8000人的民工队伍，一下子上了2万多。

保住大堤，就能保住家园！

堤上一声叫：“草袋！”

妇女们纷纷往家跑，把家存的化肥袋、尼龙袋，装粮食的口袋，直至抽出棉絮的被套和滑雪衫，全部装进泥土，填在坝上，

保住大堤，就能保住家园！

4米宽的堤坝，取一边的土加高上去，远远不够，村长一声令下，堤坝上900间土房全部扒倒，砸碎了土疙瘩土填进被套，房椽做桩，打进了淮堤。

当草袋、编织袋、被套用完了，人们又搬来了门板、床板，木



桩、毛竹；房椽用完了，一家家又砍光“四旁”的树木；“弹尽粮绝”之后，民工们纷纷跳入洪水，以血肉之躯阻挡浊水恶浪。胸膛、脊背，被巨浪砸得麻木了，鼻里、嘴里、耳朵里灌满了泥沙和洪水，紧挽的手臂失去了知觉，但没有人歪一下身子。

保住大堤，就能保住家园！

颍上县副县长杨传文一步跨进县政府办公室，所有的干部都已到齐。

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的特急传真电报搁在桌上：

阜阳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目前正阳关以上洪水居高不下，为使洪水顺利下减，现令你部：于16日18时炸开邱家湖行洪区上、下口门行洪，以充分发挥行洪作用，由你部和颍上县防汛指挥部做好群众工作，并派领导人到现场组织实施，由颍上防汛指挥部派基干民兵挖坑，口门爆破由部队进行，行洪时要确保区内群众安全。

此时离炸坝还有5个小时。邱家湖内水情复杂。杨传文“管”的就是这一段。

邱家湖半岗区内有26个村庄，73305口人，9216头大牲畜，必须马上通知转移到庄台、堤坝高处去。

炸坝命令传到邱家湖的淮堤上，还剩3个小时。

这时坚守淮堤的民工，听说要炸坝行洪，一下子瘫坐在堤坝上，不少铁骨铮铮的汉子落下了眼泪。

这泪，决不是软弱，而是如同在阵地上掩埋烈士遗体一般，蕴含着悲壮！

此刻，整个湖区的广播喇叭每10分钟叫喊一次：

“全部撤离湖区，搬上庄台。”

“马上就要行洪！同志们请赶快迁移！”

这时，各乡村干部、共产党员没有一个往自己家跑，全都在帮



助群众、五保户转移。

下午5点，杨传文拿起手枪，向天空连放5枪，紧接着沿湖一段段坝上依次响起震耳的枪声。

面对着十多万亩的邱家湖，杨传文心中依旧没有底，仅仅不到5个小时，7万多人，近万头牲畜，有没有遗漏？

时针终于指向18时。按照预定的信号，湖心中已有麦垛点着，烟雾在湖中蔓延。这是淮堤出现险段，情况危急，江上口门迅速炸坎的信号。

半岗区派出所所长沈继璞毅然点着了身边的麦垛，神色严峻地下达了命令：“尽管工兵没有赶到，但我们必须执行上级命令——掘堤行洪！”

20名民工走上堤坎，在上口门分别挖出了200米和150米宽的缺口。淮河水一下子翻过堤坝，呼啸着砸向邱家湖；8米高的水位落差，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怒吼、翻滚的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向无尽的原野冲去……一个个漩涡卷走了屋顶，卷走了衣柜，卷走了麦垛，卷走了……

雨水、泪水，交织在一起，县长和农民全哭了。

这时候，有一些农民眼看着来不及脱粒的麦垛要被洪水卷走，整个人就玩命地扒在麦垛上顺水漂流。

他们实指望能保住麦垛，糊口渡关。但是，当他们感到仅有的希望也落空时，便愤怒地放火点燃了麦垛，一时间，数十公里的湖面上，狼烟四起，火光冲天。

这次行洪是邱家湖第14次行洪。就是说，切堤、复堤已是第14次。

14个循环！邱家湖人民为了更好的百姓免遭损失，为了将国家的损失减到最低，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此时，这20名掘堤民工的心情谁能评述？有什么能比自己辛辛苦苦反反复复建设起堤坝和家园，又亲手把它破坏掉更让人痛心呢？然而，这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富于牺牲精神的行蓄湖区人民做到了。



当晚 11 点 30 分，受洪水阻隔的工兵赶到坝上。第二天下午 3 点，中口门轰然巨响，行洪口门再次拓宽至 1500 米。于是，淮河以每秒 1680 立方米的速度向湖区滚滚扑去……

那一夜，舟桥部队救了几十位困在水中的群众。有的挂在树上，有的在八面围水的土庄台上。

那一夜，雨中，仅一个区就有 145 个妇女流产。

那一夜，没有一人失踪，没有一人溺死。真是奇迹！

这一次，阜阳地区受灾面积 1569.9 万亩，特重灾人口 454 万，绝收人口 353 万，损失达 40 亿元以上。

在淮河中游一段 200 多公里的大堤上，我看到薄膜棚、草袋棚，一个接一个，里面住的都是“倾家荡产”的行蓄洪区灾民。

我问临泉县艾亭区的青年农民杨德才：“毁了房，丢了粮，最后破堤淹精光，你心里咋想？”

小杨伸出舌头舔舔滚在唇边的泪珠说：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要不炸坝，上游下游不知要淹死多少人哩！”

在霍邱县临淮乡的大堤上，我遇到从城西湖撤出来的 70 多岁的王庆老汉。他吃一口芽麦面做的黑饼子，喝一口不见米粒的稀汤。我尝了一口饼子，说：“这饼子苦！”

王老汉说：“苦点没啥，只要能保住淮河大堤，苦，俺认了。”

凤台县民族乡魏台子村，地处淮河中游，是个小岛。为减少阻力，村民恪守不能加高圩堤的命令，在全县最早破堤行洪。这个在洪水中浸泡了一个多月的村子，不少房屋只露出一个尖顶，一些未撤出去的村民和家禽、家畜一起栖居在无遮无拦的平房顶上。

在村东头，我爬上农民魏敬奎家的屋顶，看到缸里只有一点发芽的麦子。

我问：“魏台子未被列入行洪区，可你们行洪了，造成了很大损失。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应该行洪!”魏敬奎说,“俺村对岸就是淮南孔集煤矿和电厂。要是电厂一进水,连上海、江苏都要缺电哩。俺村一行洪,保电厂的大堤就安全了。小局服从大局,就是这么个理。”

像魏台子这样“未入册”的行洪区,仅凤台县就有十几个。

“顾全大局,掘堤分洪”,这虽然仅仅是广播喇叭里传达的一道“命令”,甚至只是干部口头相告的一个“批示”,然而,这些“平头百姓”,却义无反顾地将一场灭顶之灾“扣”在自己头上。

这样“揽灾受、找苦吃”的灾民,在安徽淮河中游两岸竟有百万之众。正是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的默默牺牲,为淮河洪水开辟了一条宽阔走廊。

第二章 古镇沉没

“三河镇被洪水吞没了!”

时间是1991年7月11日16时17分。

洪水出乎意料地从安徽庐江县黄道乡的杭埠河堤偷偷爬上岸,向肥西县三河镇蹿来。

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肥西县三河镇位于巢湖西岸,距省城合肥仅45公里,因杭埠河、丰乐河、清水河交汇于此而得名,是安徽省的历史名镇。太平天国著名将领陈玉成等率部在此歼灭湘军6000余人,史称“三河大捷”。古镇水陆交通便利,历来商贾云集、车船辐辏,素有“皖中商品走廊”之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镇1.8万居民乘改革开放春风,兴商强工、发展经济,年产值近3个亿,被誉为“小南京”。每天,一船船稻米鱼虾、山货特产络绎不绝涌进古镇,一车车日用工业品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外地……

然而,肥西县在7月上旬的短短10天里,降雨量竟高达640毫米。危急关头,合肥市及县领导果断决策:竭尽全力保堤保镇,同时,抓紧转移老弱病残居民。镇领导带领全镇2000余名精壮汉子,昼夜奋战将镇东南的防洪墙加固加高。